

舊貨攤

炒冷飯齋主人輯

非油非醋更非鹽，只作一杯白水看，
旁人若問其中意，總爲開門件件難。

上期與看官告假，實在久違了。不是別的；本齋主只爲忙着開門七件，弄得大病一場，窮迫依然，而文債又欠不少。這回本來編者出了題目，叫做「屋裏院裏」，這原應大有可說，其奈文思奇窳竟隻字寫不出，想來想去，還是打油釘餃一番吧，然油亦何嘗打得起，麻油十七元餘一斤尙無買處，我是北方人，吃醬蘿蔔也要加點麻油才對口味，不像本京人吃熱湯麵還是蘸一塊豬油浸在湯裏。所以近來常常爲打不油而發牢騷，今欲爲張醉丐之續，亦不可能矣。昔北平華北日報，有林二爺之「打醋詩」，「鄙見實較張醉翁之詩專捧坤伶者更有趣，在在頗有效顰之意，乃友人自鎮江來，餽我真正滴香陳醋兩瓶，其招貼大書云，每瓶十六元，嗚呼，醋之與油，每斤相去僅一元耳，買不起油的人，又焉能打醋？因念開門七件中，與油醋相近者，唯有鹽與醬，而醬又非鹽不成，那麼就打鹽不可嗎？妻云：你勿要小看了鹽，現在也要去軋，每斤五元多，也是很困難的，除非入了合作社，每月可以配給一斤，那又無須你去打了。本主人一想，真乃走頭無路，但詩與大發，且繼稿期迫，還是要胡謔一通，開門七件，既均無分，只作一杯白開水吧，實可謂秀才人情，可是

白開水也要一毛多才買一暖瓶，且水火乃生事必須，比油醋更重要，您如果大魚大肉吃多了，一定想喝點水潤潤喉嚨，或者您是名角，不是也得飲場嗎？現在就把這淡淡的東西送給您，請包涵一二爲幸。

院中屋內儘唧唧，一夜春聲兩處同，
老夫衣食全無着，豈有閒心學狡童！

所說屋裏院裏，無非在春字上着眼，亦即爲看官開心而着眼也。然春叫貓兒貓叫春，聽了除難過以外，只有討厭。老夫蓄牡貓一尾，已有六個月不進房門，只有任憑老鼠把三百多元一石的官米拉得狼藉滿地，故每聞屋瓦號鬧之聲，尤不能忍，但年青伉儷却是敦倫之佳會，不妨外面唧唧，裏面唧唧，造成一片交響曲耳。本主人心中，只有洋麵由一百二十漲到二百四十之問題縈而不去，近又添上每擔六十餘元的柴價，彼狡童兮，什麼東西，所以不說也吧，請諸君原諒則個。

子遺一老作文宗，兩度風塵出舊京；
回首四十年前事，管輪堂外不勝情。

知堂老人去年五月及今年四月兩次由北而南，得接清淡

實爲幸會。事變以來，文壇蕭寂，唯有牛鬼蛇神，起而大演其誅仙陣耳。此老堪稱海內文宗，然亦不輕易爲文矣。回念昔時，令人搔首。余於四月十一日病起往謁，暢所欲言。因說四十年前在江南水師學堂求學，其地實即今之海軍部，頗擬一往，以溫舊夢。并告我當日早點，每以銅元三文市一倭餅一角，蘸麻油辣醬食之，又有蘿蔔乾，乃將菜蔬浸鹽中加香料陰乾製成者，其香美竟非今日麵包菓醬可及，遂問我今日江南尙有此數品否？余但知蘿蔔乾有之，名曰蘿蔔香，「倭餅」愧不知，唯有大餅耳，然「倭」者形長，「大」者形圓，名爲倭者，以其爲山東倭子所製也。歸而詢之士人，知倭餅尙有售者，蘿蔔乾亦市少許送去，不知味道是否。而先生有蘇州之遊，余發電上海友人陶亢德柳雨生，往蘇城迎候，已則爲事所牽，不能陪也。在蘇作詩不少，其聞吳歌一首，爲余書之冊頁者，殆極妙之筆，非常人可企及，此處姑不具談。自蘇返京，終至海軍部弔古，某者爲漢文講堂，某者爲洋文講堂，一一指點，使人如置身四十年外，而此老亦流連風景，不忍卒去，頗以未能攝一照像爲憾云。噫，以中國之變亂，極於南京一隅，民國以還，大小數十戰，故家喬木，存者希矣，乃此堂山巋然獨在，與此老同作魯殿靈光，真可互相映對，異日有暇，當親訪此蹟，以存一故實。

閒步庵前一樹花，不風不雨足風華，
詩人別有關懷處，搗盡芳菲漱齒牙。

閒步庵主人沈啓无兄，知翁入室弟子，亦兩至南京，盤桓甚久，余曾寫印象記一段，刊之中華副刊，實則沈君才華，豈拙筆所能盡其萬一？我曾說沈兄爲詩人，不可以散文家目之，沈君頗引爲知言，既余以紙索書，遂寫自作一詩，爲

新東方雜誌 五月號 舊貨攤

「我嘗愛這不下雨而開花」的日子，附以小跋，謂斯詩旨在讚揚故都之美，余乃北人，閱之當有鄉思。余之鄉思又豈一日斷邪？近聞北中米麵，遠較此地爲昂，北人家屬，多南下者，然我對北京之懷念，初不以此稍減，我在「談吃飯」一文會說，吃飯之外，人事可懷念者良多，初不必汲汲以冰糖葫蘆酸梅湯爲意也。沈君之知我，觀此，殆更過於我之知沈君，及臨行，又贈我「大學國文」兩冊，其選材方法，來源，皆獨具正法服藏，與衆不侔，適兒子患盲腸炎在醫院割治，余連夜看視，於睡眼矇矓中，遂以此爲消遣，深感其書編製之佳，唯用於今日大學，正恐程度不够，稍覺可惜而已。余詩末兩句云云，即謂其眼光，與專看唐宋八家爲聖人者，大有雲泥之判云。

飛鴻留迹雪中泥，妙手空空亦足奇，
西冷諸家咸寂寞，三年蓄艾竟無期！

這裏發生一小小麻煩，記以備他日談助。知堂翁留京十日，除講演外，求作字者甚多，乃托我買一印泥，但延齡巷榮寶齋亦無佳者，先生指定要西冷出品，尤無以應。後在陳柱尊先生處假得一盒，佳製也，遍鈐各件，十六日行時，猶用之，用畢包好交余轉代歸還，余以兒病，交役轉呈，不意及見陳公，乃知印泥只有空盒，竟不知爲誰所盜，送信人與收件人互賴，毫無辦法，余心內疚，無以復加。今日此品既不可多得，而此竊獨有隻眼，不得謂非賊中之錚錚風雅者，陳君或憐而釋之乎？周先生走後，定不會想到發生如此意外膠葛，而我之運氣不佳，斯亦一小小明徵矣。不知數十年後，大家憶此，有何感慨？更不知歷史中有無與此相似之笑話，腹笥太儉，一時竟不克記憶也。